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四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序

春秋林氏傳序

閩中林燕公以所著論春秋十二卷題曰林氏傳示予於越州予讀而嘆曰春秋者聖人以處亂世存大義不欲盡言之書故因舊史敘事之文以示襃貶未嘗明爲立論也班志所述當時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親見夫子觀史記其書最爲詳備巳不

能無誣而況公羊穀梁從傳聞相授受求其無殘缺
足徵豈可得哉胡安國出於服宋而當今最尊之非
其文之工也以其能獨出已意而有所發明也夫六
經皆聖人之微言其旨非可一時而盡而況春秋以
明王法著世誠其義深廣其條繁多雖二百四十年
之間而古今之變綦備矣學者不用心於此則膠固
暗昧而每至於叛此予長之所深痛也今世去古漸
遠士鮮研悟如左氏國語摘文者擷其言辭記事者
摹其序次不復論大義至於經生墨守胡氏奉為篚

蔡分文析字凜若三尺高言偉論咸擯外篇安脫近
而不師古縣於信傳而不信經也夫傳旨專固意有
所適經義閎通道無不在惟夫聖人之言我不得而
議之若彼聖人之徒則得失異同彼固先之矣而我
獨守其一家之說我獨非聖人之徒歟哉傅氏生於
百世之後而能條貫本末比類引義自立成書傳中
如論滕子來朝而云王黜之且引薛杞爲據以見周
之威僅行於小國論齊侯來獻戎捷以爲稱侯者斥
其禮而大其功論召陵之盟以爲齊桓未能以兵力

服楚故輕受屈完之强辭至擬天子之伯而亟亟與
蠻夷之大夫盟及論城濮也則大其勝楚之功畧其
詭道以爲用兵之嘗論會召陵侵楚也則以爲大蔡
昭侯之志其書圍蔡也則以爲憫其志傷其變爲之
薄其爲不欲使楚遂有蔡也凡此數條皆昔人所未
發明切端正可爲後世大法自非曉暢義理湛深經
術獨窮經文而不牵師説何以得此哉世之讀春秋
者如林氏可已林氏名尊賔字燕公莆人其書凌給
諫爲梓於吳中序之者長樂令夏允彝應吉士張溥

及不佞子龍

左氏兵法測要序

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讓木因舊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為無方之應未嘗節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嘗形與嘗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畧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為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

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
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觀讓木之書其
立本也正其釋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
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爲之勝筭或古人之所未及之
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
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
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
氏之好談兵而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爲兵也且兵
法之變春秋始也前此無知兵者乎曰有之而不能

及也即無論黃帝蚩尤之屬而亂之征南巢之役牧野商奄之篤申約束布大義而已其設奇用間之方未之備也後此無知兵者乎曰有之而非所尚也七國牲牢其民而有技擊武卒銳士虎賁之號使民以殺戮為爵賞其所為將者非羈旅之險夫則凶殘之悍士於國家非有骨肉係屬之義其人非有詩書禮樂之澤也是故斬首或以十萬計坑卒或以四十萬計生民之禍烈矣夫軍事莫密於治兵莫重於任將治兵必損益古法以參酌時制使法度有所定而耳

目有所新則繁簡多寡皆了然得我所以制勝之具任將必我之腹心大臣剛毅而有遠德寬大而有智畧者然後所向而成功成而民以安國以靖嗟乎兵法之目變此春秋之異於先王也任將之不失此春秋之同於先王也夫十二國並立五霸迭興鬬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變故魯之丘甲齊之參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若敖申息之屬秦之三軍陷陣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决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是以兵精

而其戰也亦不能寡殺至於命將則國之三卿與諸
大夫而已夫魏犨狼瞫之流天下之至勇也而未嘗
將也仁而好禮㝡下而附上則元帥之材也是故大
者以强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爲後世
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不然讓木奚取焉夫兵之
必不可泥於井田也將之必不可屬於鄙人武士也
三代以後皆然矣三代以後稱盛者莫如漢而漢之
治則王霸雜此即春秋之所爲治也而儒者之言曰
霸術必不可用夫孔子生三代之前而不能廢霸矣

何儒者於三代之後而獨能廢之甚矣其謬而無當也今　國家休德累葉上繼周漢而内訌外決莫之所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麄悍之人也讓不慨然發憤以兵爲必可用而薦紳之家每以爲諱譏不解之曰安敢侈然以爲子大夫憂非必親枹鼓冒矢石也進賢而退不肖則本端矣奉公而執法則威立矣潔己而卹下則民固矣扶弱而救災則隣懷矣機斂而辭辨則敵畏矣今之兵弱而武弛者非皆封疆之罪也數者之

無一焉足恃也故其爲書凡數者之得失皆詳著焉而一本於兵事旨哉言乎嗟乎當今不乏賢士大夫矣縱不能親枹鼓冒矢石也其爲晉敬仲之脩政趙成子之推賢隨武子之謀身公孫子美之交隣魏莊子之靖國乎讀讓木之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乎願爲執鞭矣

詩經類考序

武水沈仲容氏集詩經類考古今論詩考一卷逸詩考一卷音韵考一卷自天文至草木各以類聚爲二

十二卷風雅頌異同考四卷群書字異考一卷共三十卷行於世夫詩以言志喜怒之情鬱結而不能已則發而爲詩其託辭觸類不能不及於當世之務萬物之情狀此其所爲本末也自孔子列詩爲經而後之說詩者言人人殊大要儒者守其義文人尚其辭而已申公轅固生韓嬰之流咸有詩傳而毛萇最顯其後鄭賈諸儒推廣附益之至孔氏正義而南北之異合矣宋先生出而又盡棄之進而辨別乎貞邪正變之旨然其所論者理所考者事所釋者名物於

性情之際概未之有得也自屈平爲離騷而太史公
稱之以爲兼風雅之長後世蘇李曹劉顏謝之屬代
有作者其辭雅其調永而微文刺譏溫厚悽惻似真
有得於風人之義者王通氏儒者也猶采之以續詩
而其徒又張大之曰惡在刪後無詩而陳思非入室
之彥哉彼逢掖沾沾訓詁甚鄙而儒者亦深怨之斥
以爲淫詞擯以爲贅行二者之說相非而不下我烏
乎知之哉折衷於孔孟可也孔子之言詩少概見嘗
讀魯論見其與高弟卜商端木賜言之大約取其合

意而引伸至於象數事物不屑屑然也子輿之言曰不以辭害志而他日取小弁之怨此與太史公悲屈平何異汉資可以章句論耶覩於孔孟之說而不能不左袒於文士然則註疏之學可廢乎曰是安可哉夫言詩者與作詩者之旨殊論詩者苦其語焉而太詳泥於古人之所偶然而以爲必然宋人之說經宋人之言詩一也至於作詩則不然用意必周而取像必肖然後可以感人而動物今以房中郊祀繼三頌則其義僭矣以諸賦繼二雅則其文誇矣可嗣響於

周代者惟風耳然其比物託興多給目前仰觀俯察僅取形似求其入人之深儷於古昔豈可得乎夫凡鳥可詠而不如雎鳩之有別也凡艸可採而不如芣苢之宜子也江永漢廣不煩章亥之步也三星參昴不煩羲和之算也此非古人博學而詳愼何以得此哉夫窮其枝葉而遺其精華無以爲詩也取其葩而忘其正好其遠而失其近此後世之詩終不可爲經也今觀沈氏之書引據該博發明衆多不主一家之言以聽人之自擇使卑者廣其見聞高者進於精實

郎或者當世操觚之士有取焉而使我、明歌頌之業與三代同風是書也不爲無助云沈君仕旣不達又早歿故其書不甚行世吾友陳子復表揚之其傳乃廣夫沈君功詩者也陳子功沈君者也功沈君其功詩也大矣

戰國策本論序

戰國策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較定爲三十三篇其後鮑彪高誘之徒各爲之訓詁葢其文則史其體則異於編年列傳大率與國語相類其言則

皆謀臣策士捭闔詐譎陰陽漂詭之辭六國之所以亡秦之所以得而復失者職此故也以故爲儒者所深惡不道特以瑋文雄辯取重於操觚之家今吾友宋子璉氏依舊文附已說作爲本論若干卷要以推廣其意以備諸得失之林或按其已然之迹或揣其未至之情或因其成而推其可以敗或反其害而求其可以利自爲翕張攻拒而卒之括發而觽解若身歷七王之廷與儀秦軫衍之流辨難衡決而恒據其上者予讀而歎曰我于是知説士之小辯甚疎而易

破而惜乎時君之不悟也今夫國至重也安危之機至疾也以驕蕩浮湛之人立譏之顯而人主尊敬震懾稱官虛位以待之此其說誠有足觀者今千載之後猶使人樂其卑詭騁軟緩頹微[illegible]而况當時之君存亾勝敗之形交感於中而有人焉投其機而導其隙即安得不從且信也然其說大約棄信而貴詐趨尺寸之効而不務遠大之規但知其所以長而不知其不可久也方其抵掌華屋之下縱橫騰踔使人長跪以奉社稷其說必以爲至矣今觀子建氏之書研

情設形置械推變乃知得者之可以失敗者之可以成比比然也夫天下之事固不可盡以得失成敗論也盡以得失成敗而論則其變有不可勝窮者故曰言辨而不及又曰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辨者之固也夫有所不及而不能離乎固是以其說不可勝窮而亦有時乎窮故君子不尚也子建氏馴行臨藉以繩壘自厲且海內一主非憑軾結駟之時而揣摩何爲益攻其失所以見瑕也盡其變所以廣智也極其流所以返正也開其疑所以求解也塞其意所以待應

也吾聞古有行人之官其職最重雖伏誠義脩詞命然解惡相機不廢詭辨又主文諷諫聖哲所許二者於短長家言亦有可取予建氏之爲是書也駁其言之足以禍天下者而採其術之可用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史記序

予讀太史公自序以爲孔子之後五百歲不敢多讓至比其書於春秋此其言誠夸失實然其卓識遠見微言寄志不拘牽於世俗之論而自抒發其意亦有

得春秋之一端者後之史家體裁明密文辭贍富則
或過之若其序事簡質立意深長是烏可易及哉葢
君子之爲史也非獨以紀其事將以善善而惡惡也
夫善之已形惡之已著人皆能言之惟其事在擬議
之間幽隱之際非君子不能知之而不爲明之則難
遵而易畔是故春秋之所褒貶或言近而指遠或文
與而實非或彼此異辭或前後異旨所謂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豫也太史公之書每不立正辭往往見於
抑揚之中疑似之說自非博學不能深知其意徒信

其詭激宏肆之辨溺其旨矣嗟乎惟聖人能備中和之極持平衡之論試則譽之過則觀之斯春秋之義耳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所發憤其疾世也必至太過即其心竊向往沾沾好稱說者大都古之人不則當世之支離困抑恒貧賤議者要以刺夫王公顯人而已雖其立意矯然足以破庸人之論激汚下之俗毋乃惡惡者過長乎善哉班氏之言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知言哉宜其能繼遷而作史也太史公之文學者多能言之毋樂其駿爽橫軼

謂可以一覽而得若其鴻衍之義奧質之辭錯節斷
章雖大雅之家未能盡詳也櫽括經緯創立厥體殘
缺既多規模不一又春秋以前摭采百家以左傳未
顯誠多抵梧楚漢之後有出於傳聞有出於親見其
文益奇逸振厲然多方言瑣語及漢家掌故有非可
以臆解者徐廣韋昭鄒誕生劉伯莊之流咸爲之考
釋而莫備於裴駰之集解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
正義弟其說不能無異同使學者罔所適從子龍與
徐子孚遠以暇日共爲討論而存其理長者又時以

已意互相發明庶幾爲好古者談助云書始成而子
龍宦游越中徐子方徵詣太學而以書屬序焉忽忽
未有暇是日登會稽觀禹穴因慨然太史公南游之
意歸而序之并論其有合於春秋者以俟後之君子
時庚辰季秋二十有八日也

王伯安高景逸兩先生語錄合刻序

自唐以前士君子所以自立赫然爲世稱道者事功
與節槩而已其後宋興濂洛關閩之徒相繼而作創
明先王之道以爲獨得周孔之精意于是三代以後

鉅公名賢勳業爛天地者不免為學者之粗迹而忠臣烈士或有未純之論均非入室之彥也爾是三者皆絀而儒者之說獨尊然而儒者之學大而難名內多而外少功不必可見節不必可稱是以志竹帛者或以定靜而訾其空虛好風節者或以中庸而譏其退儒嗚呼道之不明久矣人固不可以空言服也苟非有顯然可見之事以震之烏能使聰明才智之人俛首而入我儒者之教哉宜乎闢道者之少也　國家崇儒重道名賢輩出目明之選累葉重熙徵聘塞

而不明者其正德與天啟之季乎叛藩之變則文成
樹其功逆閹之禍則忠憲顯其節要之二君子所以
能致此者皆講學之功也夫文成之學在良知而忠
憲之學在主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聳變
起義不俟朝命奮擊迅掃剪諸鯨鯢此良知之發也
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畢命取義不以惡
名歸君此敬之至也夫世人憑智勇血氣之力或有
所自見然利害物欲不能無動於中而若持久文
成自少而劾逆璫以至爵通侯鎮嶺表孜孜爲國久

而不倦忠憲爲大行郎以讜論觸時忌臥林皋者數十年疾惡如風老而彌厲夫氣易奮於建功樹節之秋而志易萎於功成名立之日此非講學之深其能至此歟襄西方大夫當世儒宗也素服膺二公之學因取其語錄之要者合梓之以告學者使讀是書而因師其人則登壇講德之士皆思見諸行事而不以空虛之說馳騖天下而功名氣節之流亦將不自滿假以求進於聖人純粹之域使我儒之道大明而不至於相非則是書也豈獨爲二氏功臣哉

許孟宏集古文佚序

載籍之興非上好之則無以聚非下好之則無以存大約交相爲助也周之掌書有內外史而曾有易象春秋楚有八索九丘之書惠施布衣也亦有書五車秦人燔滅文章漢興大收典籍而所擿摭滑伏以待文治者恒在屋壁之間江海之上嗣後或盛或衰準於理亂繇周訖隋牛弘以爲其厄有五大凡極盛者爲宋之元嘉六萬餘卷而隋嘉則殿至有三十七萬卷及詮次而後亦止三萬餘卷而巳唐宋以來鏤板

既行輕省易得而士大夫之家至有藏數十萬卷者然自經史而外其炳爍顯著不可少者實不過數篇卷他非重複穿裂名多實寡則淺陋無足觀者而已至夫奇文逸篇委於榛莽之中散於闤卷之際者亦何可勝數哉歐陽氏有集古錄趙氏有金石錄皆以裒次遺隱碑板鍾鼎之章燦如矣而他體未備 國家右文之治垂三百年古今之書無不畢出名卿碩儒類有苞并羅絡建號雅宗然而好博者從事於七畧四部而篇詞短製或有所忽好古者動稱秦漢則

晚近唐宋而不留意夫巨者必傳細者易湮顯者可徵幽者難闡即維其墜者可知也至於漢魏以前文之未見於世者大要滅昧眇矣今之有述率多誣偽唐宋以還有炳然而可考者焉及今不爲之揚索將日就泯沒安知後之觀者不如茲焉覽漢志隋錄輒嗟嘆而不可見耶我友許孟宏博雅士也好古嗜奇研搜群籍剔詭秘剪殘缺自山經郡乘二氏雜說及於塚墓祠廟之文鬼怪婦女之作取其尤異者集之名曰古文佚文成數萬其目數十表類也六季以前

者十二唐宋以後者十八徵信也然其中雖或有猾託纖細無當大雅者然以孟宏較讐之精裁論之辨不足當稗官之所傳黄車之所賻乎雖海內藏書之家載籍極博其鈎深標儁罕能及焉　明天子崇儒典學異時將脩武宣明章之化而求天下之遺書以備策府孟宏其游於向歆固穀之間而佐鴻業素所積蓄矣交相爲助豈不信哉

彙輯諸子序

陳子曰予覩於周末諸子之書而知王道之不可已

也立之庠序敎之師儒士凡一能以上皆甄錄而序之又以始和之月縣敎象以觀萬民示有尚也故士生其間心志和平而耳目齊一宜其納於繩軌而無支離矞宇之論後世敎民之具衰矣而賢愚倒置上下以形禁而不以道服士之英特者悲困阨抒憤懣不羈之言放而忘返其勢然也嗚呼當晴時處下位而言無憤激欽然上古之文者非聖人孰能之夫思孟而外惟荀卿最爲被服儒者然以楚士多怨不勝佹異之詞以至遠於大道况乎餘子之爲楊墨爲名

法爲縱横也夫人之情性有所近而道術有所流私其所是不見其非及其相非不見其是蓋聖人處中以應物則道無不通諸子立偶以繩人則往而多蔽故如况之六篇周之終篇皆歷叙百家而獨申已說要其所歸亦迭相譏而已吾覩司馬遷班固之論皆以爲其弊足以戒而其善不可廢旨哉夫諸子之言或可以參至道或可以助政治或可以顓應對或可以資謀策苟能去其蹐駁過當之説而取其適於世用者豈聖人所必黜哉方大夫聽政之暇與門人郁

子輩較讐芟栽剖繆悠存精碩粲然成書良有以也夫七十子之倫皆有過人之才然自顏閔而下不能無所偏使其不事孔子而輕於立說烏在其不溺於跛訾以自鬼也然而仲尼既沒門人之散於四方者岐分而流弊亦以多矣今夫諸子之學固不足論其才高者何遽出公西華子會輩下而不游聖人之門遂至惑聦以陷於梟亂甚矣聖人之功天下而王道不可一日熄也則夫銓次其書而理其醇雜其亦無倍於孔子之教歟

兵家言序

古之帝王曷嘗不以兵事爲重哉國之所以存亾盛衰其得失之林可考而知也易稱師貞書嚴猾夏詩有獻囚之頌禮思將帥之臣春秋紀侵伐詳戰陣此五經者聖人治世之書世儒之所奉也其在孔門則季路冉有樊遲皆以戰功顯而夫子獨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權辭也不然郤萊人之兵墮三都之城而曰我戰必克又何以稱焉且二三子者亦安所學乎葢古者文武之途出於一故伊尹周公方叔召虎

管仲樂毅之流莫不入作卿士出爲元帥彼皆當世之大聖賢人也上有體國之念下懷救民之心而又深於仁義廉讓之旨明於進退奇正之方故師出而不擾民不多殺士卒及其成功而歸也事君以誠處身以恪居功以謙名勒景鍾身膺廟食終始永保君臣同休豈不偉哉後世逢掖之家以談兵爲耻而專委其事於麄人武士彼其人既不甚明於君臣上下之義而天資暴戾以殺戮爲快心用兵之地流血成川即幸而有功也封爵賜予恒不足以滿其望而跋

危僭擬之事往往而見人主既不能堪而變或因以
再起嗚呼兵者聖人所以除亂誅暴永靖國家也非
以毒天下而生事端也而委之於麁人武士生民之
患何時而已哉自漢以後文武漸分然猶有虞詡諸
葛亮周瑜陸遜司馬懿羊祜杜預溫嶠謝玄韋叡崔
浩李靖裴行儉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韓琦李綱虞允
文之徒奮策儒素建功閫外為時宗臣彼豈必有搏
虎之力射鵰之技哉不過深明古今之事能決機宜
之便耳然則豈非儒者之所當務耶　明與　高皇

帝以馬上有天下而崇儒重道思得文武兼資之士以與共治二十年禮部請立武學祀武成王詔曰三代以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岐而二之是輕天下無全才後世之陋習也其罷之而從祀太公於帝王廟是舉也豈不卓越厚望天下士哉其後雖以拘於科目竟分兩途然　英　景時則有王驥于謙　憲孝時則有韓雍王越　武　世時則有王守仁楊一清之屬大者列五等小者擁旄節此皆起家書生者也近者七八十年之間天下太平久士大夫耽於佚樂

厚蓄資財以爲百世計而其稍稍號賢者坐嘯高議倡說玄虛巳入於晚宋之迂腐而不自覺以爲兵革之事且没齒不復見見有談說者皆恠笑之或有英邁豁達之士則不免謗議嗟乎今天下兵起二十年矣鴟張之虜壓我三陲蛾飛之盜橫行萬里汲汲乎如坐漏舟之中焚屋之下而公卿嬉遊瞻視如常惟思去危就安以爲苟全之計而不知安者之終至於危也又不能思用任之戒以避能者其心欲挾此安之哉　明天子爲之旰食十年於茲矣乃命海內士

人習孫吳之書嫺騎射之事所以重武節求異人意
至隆也而不忠之臣念重勞子弟多方阻撓嗚呼是
何心歟子龍至愚極賤然事上之義惟君所使則嘗
聞之不敢弁髦成命也且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
所急務之恐後當今所急不在兵乎野兕結角以拒
虎狠澤雁啣蘆以避羅網而今人不思所以自衞之
具豈鳥獸之不若耶故上以忠於國而下以全其身
其事誠重矣仲夏無事因與同志之友取孫吳之書
各以己意論之而并雜策當今用兵之事雖背妄言

臆說而庶以寄漆室之嘆且以質夫世之能者云爾夫兵家之所以愈衰者韜鈐之士惟以力戰爲能而不知古人虛實之妙薦紳之家泯然不知則又矣以爲有風雲鬼神之不可測玄女神師之不可遇豈有是理乎夫用兵而至於戰已爲不得已至於所以取勝者皆實事非異術也皆名臣良將所已行非鬼谷黃石所獨傳也有志之士苟能攬輿圖以熟形勢考史冊以鏡是非精思慮以應機變廣結納以知人材而又以濟世安民忠君報國爲本則安在不如古人

哉子龍非其人也其言尤粗迹也我嘆夫居其位食
其祿而漫然不知人主之憂者

蔣子休咎徵序

休咎徵者蔣子駁閱迹古今善惡之應有徵驗者紀
之於書所以勸誡流俗與人爲善也夫儒者之道正
其義不謀其利固無取乎禍福之說也而易之爲書
藏休吉凶箕作洪範指歸休咎至於春秋左氏所紀
凡語言歌咏之間服御飲食之際皆足以驗人之成
敗得失何其信而不爽耶然而昔人致疑於顏淵盜

距不解於仲縣商臣此又何說也以予論之大約小事之爲應也密而大事之爲應也疎小人之爲善惡也其徵速而大人之爲善惡也其徵遠我嘗上考史册以及耳目所傳覩生一禽釋一獸至微也嘗其可信幾於無言不酬而匹夫匹婦之冤雖杜伯之射伯有之驚亦無以過縣此而觀神道何遠之有然而世有大憝凶德多行不義而偃仰鍾鼓之旁陟峻台昌之座者嘗有盤石之安膩肝舂人之盜塗炭生民者累歲矣而不即夷絕至於賢人直士雖幸免禍機而

每見奄奪是豈造物者固有異於人情者乎非然也夫事之有關氣數者非天之所得而主也然總計數世之間則一往一復其禍與福亦畧相等善人蒙禍或以成名惡人一敗而不可勝言矣故禍福有時而不可問者所以成治亂之數也休咎雖久而必可徵者所以分善惡之途也若夫君子之所以爲善者乃自然之理固無所用心於此者也而蔣子區區執其可信者以爲據則世必有執其不可信者以難我不滋天下之惑歟是又不然忠臣不因賞罰而盡節然

賞罰不可廢也君子不以禍福而脩行然禍福不可非也且蔣子之書大率奉其祖恂庵先生之命而附以事類之符合者居乎與諸弟相敦勉如顏光祿庭誥夏侯嘗侍昆弟誥之屬而已雖然使天下氣㽞之人讀之者可以警其稍惡之念而窮困之士讀之者可以鼓其趨善之心則是書也豈特閨門之內所以教荀陳子弟者哉施於有政可矣

譚子莊騷二學序

戰國時楚有莊子屈子皆賢人也而迹其所爲絕相

反莊子遊天地之表却諸侯之聘自託於不鳴之鴈不材之木此無意當世者也而屈子則自以宗臣受知遇傷王之不明而國之削弱悲傷鬱陶沈淵以沒斯甚不能忘情者也以我觀之則二子固有甚同者夫莊子勤勤焉欲返天下於驪連赫胥之間豈得為忘情之士而屈子思謁虞帝而從彭咸益於當世之人不數數然也予嘗謂二子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於亢或遁於無何有之鄉隨其所遇而成耳故二子所著之書用心恢奇逴辟荒惟其宕逸變幻亦有相

類後人讀之者每莫測其端倪以爲文人之任誕好爲恣放而已是不然凡諸家之書所引鳥獸虫艸之屬或多不經惟莊子所用名稱方產最爲爾雅而騷經所載神異詭見之物皆依於職方山海之典即其細者如此則古人著書立言豈有聊自恣放不復條理者哉其後稱註莊者必曰郭象玄旨獨出不專本文而註騷者稱王逸因辭詁釋使可成誦耳後有解者益不足觀於二書之大義未顯譚子生於千載之後而能洞見二氏之學於莊則知其以外篇雜篇分

釋內篇之旨而能自立於孔老之外以爲一道於騷則能分其比物連類以明其所託之意且譜其歲年次其篇什以合於司馬氏之傳嗟乎其辭簡而其旨詳矣夫二子之書浩蕩若江海幽異如山林使人泚然不知所繇而譚子獨能得之乃知古人之書非苟而就後之讀者類未能推見至隱也然則譚子之獨有取於二子者何居夫譚子旣不得志於時矣屈子之言曰安能以身之皎皎而受物之汶汶莊生之言曰寧游戲汚瀆之中以快吾志焉譚子將安處乎易

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又曰尚口乃窮此君子之中道也又奚取乎二子哉

皇明詩選序

有明御宇矢文德以洽海內學士大夫委蛇翺翔毋以脩辭顯自弘治以後俶儻瑰瑋之才間出繼起莫不以風雅自任考鍾伐鼓以振赮天下而博依之士如聚沙而雨之作者斐然矣又以承百王之餘徽章淑製昭茲來許凡虞歌殷頌周雅楚騷罔不窮其擬議巧其追琢嘗以一人之力兼數家之長雖作述有

殊然專者易工該者難合程其勞逸未可輕也是以
昭代之詩較諸前朝稱爲獨盛作者旣多莫有定論
仁鄙並存雅鄭無別近世以來淺陋靡薄沒淫於衰
亂矣子龍不敏悼元音之寂寥仰先民之忠厚與同
郡李子宋子網羅百家衡量古昔攘其蕪穢存其菁
英一篇之收互爲諷咏一韻之疑共相推論攬其色
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
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義大較去淫濫而歸雅正以
合於古者九德六詩之旨於是郊廟之詩肅以雝朝

廷之詩宏以亮贈苔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清以送
刺譏之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
其德和省其詞而知其志愍洋洋乎有明之盛風儷
於周漢矣子龍曰我於是而知詩之爲經也詩繇人
心生也發於哀樂而止於禮義故王者以觀風俗知
得失自考正也世之盛也君子忠愛以事上敦厚以
取友是以溫柔之音作而長育之氣油然於中文章
足以動耳音節足以竦神王者乘之以致其治其衰
也非辟之心生而亢麗微末之聲著纖者可遊細者

可沒而兵戎之象見矣王者識之以挽其亂故盛衰之際作者不可不慎也或謂詩衰於齊梁而唐振之衰於宋元而明振之夫齊梁之衰霧縠也唐黼黻之猶同類也宋元之衰沙礫也明英瑤之則異物也功斯邁矣且唐自貞元以還無救獎超覽之士故不復振而爲風會憂二三子生於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於正經以維心術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啟廸其意智耳　聖天子方秉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移風易俗返於醇古是編也采在

遵人哉

徐惠朗詩稿序

今天下之士其迨有市心乎朝而趨暮而歸一寒一暑與時盈虛造謁干請秣馬脂車毀方瓦合何其勞也如賈三倍亦可羞也客有如是而過我者威儀雖盛文章雖美我為賦青蠅之三章而退矣予常持此以相士有心曠而神冲內景而外穆不汲汲於聲利淪淪於朋徒在貧如客處困如腴庶幾近於道矣我樂與為友然於世不數見徐子惠朗其一人也惠朗

蒿廬以居而有大廈之廣菽藿以食而有猩豹之美
無一命之貴而如處千乘僅應門之童而如備百官
其爲人落落如也然與予交十五年矣不可得而親
疎其蓋近於道者歟癸未之秋予自越還吳惠朗出
其所爲詩示予蓋穆乎正始之音也古詩和雅而明
贍不襲陳迹不離軌物近體流麗而有風度可以永
思而三嘆焉其旨趣所在清思逸遠有伶柬之心而
以義自抑又以身不在位忠惻之志先立乎無罪而
其爲辭也隱所謂盈其欲而不愆其止不以於汙上

自引而居下風雅之道其在斯乎夫文之於人也殊途有荒才而多雋思或端士而寡雅致然而小人之爲言辭也故或異君子之爲言心也故必同古之士如阮籍陶潛者其人皆有超世邁俗之志故其言溫柔夷曠澹漠而深長雖燦列群家尤爲君子所貴重夫以惠朗之爲人卽使生山艸習耕稼不事詩書予猶將欣然願與爲友而況乎其文章炳焯卓爾大雅也若夫今之君子雖朱丹其轂黼黻其衣我寧蓬首而戴笠掉臂而游於無人之鄉不能持籌布算連袵

揮汗與從事於五都之市矣

柴虎臣青鳳軒文稿序

武林柴虎臣年在英茂深湛有思致衆推其雅才好爲古文文多淵贍賦詩合於作者雖在被褐意量廣遠誠東南之奇士謹序其文曰珠玉琛璃之見用於世也其不如菽粟布帛也以方尺之璧徑寸之珠博一斛麥一秉稻以與野人野人必取麥稻而棄珠璧矣而王者貴之載在訓典然而又有投抵之諭戒其喪志至欲比之瓦礫何也貴有所以貴賤有所以賤

也王者之時其爲珠玉琛瑤也蘊於石潛於淵精神見於山川以事天神則用之以禮地祇則用之以交賓客則用之以捍大災則用之以紓國患則用之莫不在郊壇宗廟之間揖讓升降之際求其不貴不可得也後世則不然鑿山者及泉沉淵者施綆物未能輝以媚也而強致之造作淫巧以蕩上心於是覩夜光於妖冶等鳴佩於鄭聲矣夫固自賤也已若夫文章之士不其然哉古者本之以德義充之以學術陳謨作訓奏詩賡歌皆以箴時之闕崇主之德而昭大

義於天下處士考經著書以俟來者故文章之勢日
重後世文人舜輕規簡上之相視也以潤辭爲官取
其便辟讖緯陳卷阿之上優伶厠涇舟之側而在下
者蔽言無範不應經義議者譬之組繡斥之猩鴞故
文章之勢日輕反輕爲重是在君子哉夫若華以賄
虞賓則燦於星辰矣琬琰以刻岷女則禍於青孳矣
隨侯耀姬姜之首則夙夜在公矣明月飾褒姒之髮
則休其蠶織矣今觀虎臣之文立體大雅歸旨忠愛
而又砥躬脩行攻瑕去纇進乎昭明環寶在櫝大賈

若虛貞臣淑女同其瑋麗其幹文苑之盤抗藝林之宗爲無疑也昔孔子筮得賁而愀然不平也以質有餘者有自然之文非去文也不然而夫子之繪繢詩書而追琢禮樂亦巳久矣

余誕北先生棲白堂詩集序

酉陽余公鎮越之一載政以大和民用肅乂式歌且舞覃及郊牧以暇日出其詩一編示屬吏子龍子龍受而讀之其旨宏以永其音雅以壯其材博以麗其色莊以澤渢渢乎明盛之作也夫十五國獨楚無風

然文王之化流於江漢之間二南之篇雜荊共之矣何其和平豈弟深婉而可思也至於戰國而屈宋特顯曼聲激楚浸入荒哀而忠愛之旨仍存典則漢高起豐沛樂楚聲唐山夫人房中樂楚聲也其詞奧衍而鴻駿可儷雅頌而其音則楚蓋自周漢之間楚之詩三變大者陳王道美風俗而小者寄諷刺宣憤懣甚矣楚之多風也明興夢澤振翮於前明卿濯鱗於後近者京山公安之屬雖雅鄭各殊盛衰不一然各以詩鳴於南土爲時聞人茀以視周漢之間邈然遠

矣今觀余公之詩大抵志在君國憂時望治之言爲
多離騷九辯之旨葢庶幾焉夫公自弱冠發　朝朔
歷中外握符於江左轉漕於燕齊所至咸有懋績今
其在越也晨夕討諸司而訓之以保釐我士女發爲
詩歌惻隱忠厚無傷善之心即以化民善俗有餘豈
止極藝苑之能事哉聲音之道通於微者也鸞鳳鳴
於阿閣而鴟梟革音琴瑟作於堂上而土缶絕響不
然南風何以解慍于羽何以革苗耶今天下多事而
三楚尤亟湖湘之間民勢如也誠得如公者而置之

三事之列與圖大政將游寓是靖和神人興禮樂天子揮絃而理焉何孔壬有苗之足慮則公將輟左徒愁悱之作而進於二南平治之音郎周公左而邵公右公且兼之不特以文章張楚也

左伯子古詩序

有唐杜子美嘗天寶之末親經亂離其發爲詩歌也序世變刺當塗悲憤悄激深切著明無所隱忌讀之使人慷慨奮迅而不能止然而論者或因是無當於風騷之旨者也風人之義隱而不發使言之者無罪

而離騷以虬龍鸞鳳比君子飄風雲蜺喻小人其旨無取於彰顯子美皎然不欺其志磨切之言無乃近於悻直是或一說也而不可以槪論夫吟咏之道以三百爲宗六義之中賦居其一則是敷陳事實不以託物爲工摽指得失不以詭詞爲諷亦古人所不廢耳鄭康成曰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抒意各黨摘辟亦異原其深淺可得言焉葢君子之立言緩急微顯不一其緒因乎時者也當夫孼牙始生風會將變其君子深思而不迫爲之

念舊俗追盛王以寄其慨嘆如彼都人士楚茨諸作是也泊乎勢當流極運際板蕩其君子憂憤而思大諫若震聾不擇曼聲拯溺不取緩步如召旻雨無正之篇何其刻急鮮優游之度耶乃知少陵遇安史之變不勝其忠君憂國之心維音曉曉亦無偕於風人之義者也今天下雖號全盛然燕齊之間歲罹虜黃巾青犢之倫徜徉寓內畹桐左伯子憤之作爲感懷詩數十篇以宣寄其志意其辭悲凉壯直有子美之風烈足使邪類寢謀英人奮袂詩可以興斯無愧矣

六蔡琰漢季之篇仲宣西京之作安仁關中之咏越石傷亂之章古之君子遇事敷辭以敘時哲之衷以昭來祺之鑒往往如此伯子家世忠孝懷才抱節而未得見用於世不恤其緯而憂宗周旨哉　天子大神聖蟄聚之虜蜚飛之賊行當掃除異日伯子在貴雲大雅之旁作爲歌頌以登清廟吉甫史籀車攻盍民之繁蕃裕如矣杜陵洗兵之詩未足以喻明盛也